

## 围罗红豆

□ 张南山



在老家拍摄母亲表演“非遗”“挽面”场景，返饶平县城路过汤溪镇围罗村，时间尚早，阿辉和阿娜决定带我去后山捡红豆，而我心中是一百个怀疑，纵使此山神秘莫测，故事连篇，我也不相信这里有红豆。而他俩的意图，准是哄我开心而已。

2016年冬天，我到井冈山参观学习，早晨，路旁霜白皑皑，树上冰花倒挂，可当我看到摊档上的红豆，就像看见燃烧的火焰，顿觉寒气尽消。我在路边买了几串红豆手链，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。

王维有诗《相思》：  
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  
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  
我曾经在网站查看了红豆资料，有关记载铺天盖地……

相传，古时有一位男子出征，其妻朝夕倚于高山上的大树下祈望；因思念边塞的爱人，哭于树下；泪水流干后，再流出来的是鲜红的血滴；血滴化为红豆，生根发芽，长成大树，结满了一树红豆；日复一日，春去秋来，大树的果实，伴着姑娘心中的思念，慢慢地变成地球上最美的红色心型种子——相思豆。

在民间，红豆和碧玉一样，不蛀不腐，是有灵性的开运吉祥神物。定情时，送一串许过愿的相思豆，会求得爱情顺利；结婚时，新娘会在手腕或颈上佩带鲜红的相思豆所串成的手环或项链，以象征男女双方心连心、白头到老；结婚后，在夫妻枕下各放六颗许过愿的相思豆，可保夫妻同心，百年好合。

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粤剧艺术，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。著名剧作家田汉把它概括为“热情如火、缠绵悱恻”，周恩来总理誉之为“南国红豆”。

红豆树列入《中国重点保护植物》——Ⅱ级。

……  
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汤溪谋生，后来上百次在围罗经过，本地人谁也没有告诉我这里有红豆树，所以，阿辉他们要带我去围罗后山捡红豆，怎不令我怀疑？要说围罗有黄皮、荔枝、龙眼等等，我是万分同意。

围罗位于汤溪镇东南部，222省道穿村而过，背靠百花山脉，前傍黄冈河，南与桥头村为邻（1974年，桥头大队社员在塔仔金山开荒，发现了“浮滨文化”）。

围罗有王、黄二姓：王氏从河对面东官迁过来，黄氏从老县城南门外

道韵迁出来。王姓先辈在山坡上修建了两座围楼，相隔一公里。为了便于区分，称上、下围；而相连有一黄氏罗坑，故各取一字组名围罗村名。

从空中俯瞰，围罗的地形恰似一只大鸟鸟静卧地面，相形之意，称“龟地”，古地理学有“金龟朝北斗”之说。

今日围罗除了古朴村落，典雅围屋，青山环绕，碧水长流，还有新房林立，花开花落，四季佳果，百鸟争鸣。

阿辉开车通过围罗右侧村道，朝后山坡驶去，在半山腰上，我们停车后步行几十米，泥土路旁凸出土墩，果然有一株大树在茶壑中鹤立鸡群，枝叶迎风摇曳，树上鸟雀叽叽喳喳。

我又一次打开手机查证，此树属红豆树无疑，且有别于红豆杉，为我国特有树种，仅分布于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贵州等地。春天开白色花朵，冬天结红色种子。有时候，几年才开一次花，有时候开花却不结果。

红豆树出现在围罗村后山腰，极为罕见。我走近树脚，抬头看一看这棵树的“身份证”，树龄120年以上。树高十来米，姿态优雅，树冠浓荫，端庄美观，像是遮雨蔽日的天然大伞。

资料显示：红豆树材质坚硬，纹理美观，耐磨耐朽，纵切面色泽深浅交错，形成美丽的花纹图案，为制造贵重家具、雕刻、美术工艺品的上等材料，成品即使不加油漆，也光泽如玉，可与紫檀媲美；1954年我国曾将红豆树一段送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参展，荣获三等奖；龙泉宝剑就以此珍贵之材制成剑柄和剑鞘……

我不得不承认，红豆也象征着围罗人与天斗、与地斗的大无畏精神；这株红豆树能够存活至今，不是靠侥幸，而是世代村民对它的挚爱和保护。

红豆树下，满地是点点的红豆，还有的红豆继续在树上降落，要不是红得耀眼，早已消失在泥土中。我低头弯腰捡上几粒，咬一口，坚硬如铁，放在手底，仔细观看：色艳如血，形似跳动的小心脏，发光发亮；其外形及纹路，皆为心字形；大心套小心，心心相印，心花怒放。

此时，正是围罗村民采茶和摘青梅季节，感谢他们没有时间来捡红豆，今天我才有幸得捡，所以我必须多捡一点，留作纪念。

一抹斜阳扑在红豆树上，红豆燃烧起艳丽的光泽，令我爱不忍释。我一次次伸出拇指和食指，小鸡啄米一样，贪婪地捡了几百颗，才依依不舍离开。我发誓，不久之日我会再来。同时我也决定，下次去深圳，一定把红豆也带上，到新秀村古玩城，请师傅打孔，串成手链或项链，至于要送给谁，我是必须好好地想一想。

辞别围罗村红豆树，继续东行，一路上浮想联翩，如果我也可以相思……

三千多年前，假设百花山都是红豆树，“浮滨人”有没有把它当作神树、药树？“浮滨人”有没有相赠红豆作为定情之物？

也许围罗这棵红豆树如今是百花山的唯一，但我希望它永远是百花山的一分子，长生不老，光芒四射。

朋友们，来围罗捡红豆吧！它光鲜亮丽，永不褪色；用来赠送亲友，可以寄托怀念之情；作为爱情相思的象征之物，它当之无愧。

## 书香漫卷 灵魂所栖

□ 管淑平

在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上，有的人来了，有的人走了，有的人近了，有的人远了，但是，请不要为此感到慌张和迷茫，在前行的路上，我们还有书籍——它如一位良师益友，始终陪伴着我们，不离不弃。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，书籍就像天上的北极星，在我们的头顶闪着光芒，给我们以明确的方向。

有人说，读一本好书，就好像面对面和一位前辈聊天。我们可以通过文字，与之高谈阔论，把酒言欢，进行灵魂的沟通。读一本好书，就是一场美好的遇见。细想，古往今来的能人志士，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、饱读诗书、胸藏文墨，然后才会有了一番见解和作为的？

读书，就如同推开一扇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。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庞大、奇幻的宇宙，它承载着作者的智慧与情感，蕴藏着厚重的历史痕迹、经久不衰的文化底蕴，又不乏科学的探索、刹那的艺术灵感的展现。翻开书页，我们可以与古今中外的先贤对话，聆听哲人的教诲，洞察匠人的探索，欣赏诗人的苦心吟唱。无论是孔孟之道的深邃，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人物的浪漫与激昂，或者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玄妙，或者是梵高画作背后所呈现出来的炽热与执着，或者是米开朗基罗的壁画《创世纪》

展现出的精细与恢宏……通过文字、书籍、画本，通过我们的视觉，通过我们的感知，跨越时空，才有了心灵的碰撞。读书，使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更加辽阔的天空。

读书，是一种无声的遇见，也是一场灵魂的滋养。我想，最能让人身临其境，又能让人很快自我成长的书籍，大概就只有读读《大》、《经典》的小说了。读《红楼梦》，我们感知着黛玉葬花的凄美；读《简·爱》，我们体会着主人公·爱的独立自主、善良可亲；读《活着》，在朴素文字当中，感受着福贵的不幸遭遇，从而明白生命当中还应该有一份坚毅的骨性。每一次阅读，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，一次人格的磨砺。

在任何时代，读书都不过时。翻阅书本，人类几千年的亲身经历、思想经验，又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一遍。先辈们经历过的无数辛苦、所受的知识教训，在我们的眼前，清晰而厚重。这些宝贵的东西，如今重新汇集到我们身上，影响着我们，受益着我们。

而在节奏匆匆的现代生活，我们更需要耐得住寂寞，更需要多读书。有人说，白天要在单位忙着上班，晚上回到家又要陪伴家人、照顾子女，哪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读书？不过，我相信一

个人无论有多忙，都会有自己的一点时间。我见过很多的“工作狂”，在下班回家的路途上，都会掏出手机，熟练地刷会儿短视频。可见时间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不是用在读书上了。当然，成年人的世界，每天都是很辛苦的，仅有的碎片化的时间也难得。是呀，大家都那么辛苦，刷会儿手机又何妨呢？其实，我偶尔也会刷刷手机，但是，盯着冷冰冰的一块屏幕，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资讯轰炸，不一会儿，眼睛酸胀，思绪错乱，更加烦躁。

后来，我又重新翻阅纸质书籍，顺便带着一支笔，阅读的时候，简单地圈点勾画，或是做一些摘录与札记，心灵，又变得宁静。那份难得的宁静，是我在电子阅读中找寻不到的。诚然，不可否认在自媒体时代，电子阅读也有很多优点，比如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们能获取大量的信息，而且阅读也不受时空的限制。在一款读书APP上，你甚至可以一边浏览、一边听着有声书，也能做一些简要的笔记，即便离线，只要提前缓存下来，随时随地都能阅读。我想，这对于长时间旅行的人，也是一种不错之选。而我比较宅，纸质书籍则与我更加亲近。

每个人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其实是最多的，时有孤独，时有悲欢，时有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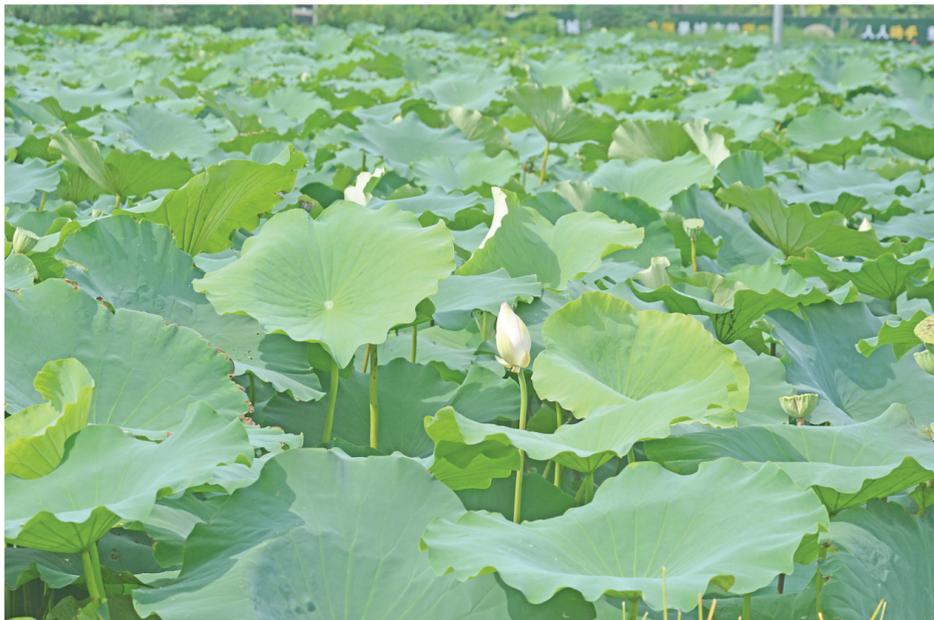
奈。我想，读书的另一种作用，大抵就是心灵的疗愈。现代人生活节奏匆匆，又常常被琐事缠身，于是身心每天都像一根紧紧绷在弦上的利箭，只要稍微一点压力，就能如火山爆发，释放出无法估量的“洪荒”之力。而能够让我们及时调整这种可怕的状态的，还是只有安静的阅读。书籍，如同一片精神的桃花源，让我们暂时逃离现实的纷扰，获得思绪的安宁、心灵的沉淀。

读书丰富的人，灵魂中似乎都带着一种静气。他们不管到哪里，你从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举手投足之间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和谐、儒雅的气场。即便像是天塌下来的大事，在他们的眼里，似乎也微不足道。因为通过读书，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非非非，无数次的风霜雨雪，稚嫩的心灵，早已经被淬炼得愈发坚韧。而多次的阅读，多次的充实，早已让他们临危不乱、处事不惊、像水一样，淡然、冷静、平静。我钦佩这样的人，他们心中有着大世界和大格局。可能，他们的生活，也和普通人众不一样，为了柴米油盐奔波，为了衣食住行操心。不过，我相信，在不值一提的蝇头小利面前，他们的眼里带着漠视；而当祖国真正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会毅然决然、挺身而出。这，就是真正因读书而充盈的人，这也是大写的人。

一个人，总要去陌生的地方，登山，观海，用双脚走遍世界，用思想丈量世界。我想，在我们顶这个世界面前，我们要耐得住心性，潜心读书，通过读书，丰富自身的眼界与情操，提升自己的修为与素养，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有质感。

## 新荷出水一尺高

□ 王太生



摄影 邓建忠

喜欢清圆的荷叶，从水中一跃而起的清纯样子。一跃而起的荷，有足够的弹性，新荷出水一尺高。

新荷出水一尺多高，有点像人，一个少年。

少年从懵懂中醒来，一抬头，一踢腿，伸伸胳膊，蹦蹦跳跳，就有一尺多高。荷，可以生长到两米以上，在江南田田的荷塘里，足够淹没一条小船和船上坐着的采莲女。

我当然喜欢初夏的荷，和它虎虎有生机、自信、青涩的样子。

从前的荷花，和现在的没有什么区

别，柔柔地醒在池塘。

我不喜欢在私家园林的水池里看荷，而喜欢在寂寥宽阔的水面上。那时候，我在杭州西湖边，与一枝荷，坐成平行的姿势。

荷花依然年轻，铺天盖地，长相恣肆。我时不时翻出那张旧照片，照片上我跟踪着一双浅灰色的凉鞋，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，而那双脚早已不知去向。

走过的一条路，会记住那里的标志。上初中时，为了抄近路，就走城郊接合部的农田小道，路边有一大片荷花水田，铺着硕大的连天碧叶。

读过的一本书，会闻到里面的气息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，有大片大片荷叶，这样粉色荷花，文字里有婆娑的影子。

在中国许多地方，你都有可能遇到一株荷。野外荷是成片的，一片荷，才能构成一小块风景。荷丛中，有一群鱼，游来游去——荷在季节里生动。

只要一掬水，就有舒展下去的理由。上初中时，我就读的那所百年老校，图书馆山墙大殿合围的天井里，有一口荷花缸。正是盛夏草木忘情的时节，荷醒了。从正间钻隙而出，一枝独秀。陶质的水缸，裹衬着荷的亭亭玉立，陶仅用这

## 童年武侠情

□ 何愿斌

儿时尚武，这情结大约与当年的电影密不可分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乡村隔一段时间就会放映黑白电影，电影以《上甘岭》《渡江侦察记》等为代表。一听到冲锋号响起，我就知道，战斗开始了。战斗的激烈程度以枪声为标志，有的故事里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能听到枪炮声。看完电影归来，小伙伴们常常按捺不住兴奋，趁着月色，在小树林里继续展开一场好人抓“坏人”的战斗游戏。

那时候的广播里，也多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之类。每当午餐、晚餐时间，说书人就拉开了声情并茂的演说。冷兵器时代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听其声，临其境，当主人公遇到惊险时，我恨不能抱着饭碗钻进收音机里去营救。乡村偶尔也有说书人光临，一个故事说下来，就是大半天时间。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，农活繁忙，说书也就少了。

改革开放不久，我们村的小卖部人家率先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小小凸面镜里居然鱼跃出各种各样的人，天天说着新鲜事。那时候，香港武侠

片爆发，我天天盼着天黑，因为要看一部《射雕英雄传》。这电视连续播放了差不多好几个月，我也追剧数月不倦。起初，电视机前挤满人群，吵吵闹闹的，当片头曲响起，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了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迫切期待着英雄郭靖和侠女黄蓉的重现。我不会粤语，却一遍遍耐心学唱起粤语歌曲。我不解其意，但能捕捉到一番豪情。

上小学时，电视剧连续推出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霍东阁》，我们班几乎人人会唱“浪奔，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”。我们的数学老师也是武侠迷，有一天，他自告奋勇地将歌词抄在黑板报，教我们唱歌，我在日记里称赞老师做了一件“大快人心”的好事。

再后来，有了彩色电影，一部《少林寺》不知道感动过多少人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少年的心渐渐感知激烈的搏杀后，还有一种温柔以待的柔情。《少林寺》差不多是我童年时代武侠影视的终结，上中学后，课业繁多，我奋力遨游知识的海洋，以不灭的英雄情结追逐起一个迷人的“大学梦”。

从前教书时，给学生上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总觉得苏轼写漏了什么。

我跟学生一起朗读“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……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”，读着读着，我似乎听到了月色里有虫声。在乡野，在秋夜，除了月色，除了竹树的影子，一定还有虫声。

记得童年时，常伴着奶奶去姑妈家，不远，十分钟不到的路程，晚上去，晚上回。从姑妈家出来时，往往夜色已深，有时有月色，有时没有。在有月光的晚上，我们缓缓步行，我在前，奶奶在后，也像苏轼和张怀民那样走在乡下的月色里，身前身后，竹影树影，房屋影子，篱笆影子，一路把我们的气息，带着草木的气息，带着河流的气息，带着砖瓦泥土的气息，一路把我们密密包围，好像我的裙子上也落满了虫声，奶奶的银发上也挂满了虫声。

我们沿着河堤走，没有月色时，水是白的，路是黑的，我们弃白择黑而行，也不恐惧。河堤的树荫下，堤畔的草丛里，人家的屋檐下，虫声像一道道细光破黑而来，为我们引路。

## 乡下的虫声

□ 许冬林

我们好像步入了虫子们的世界，虫声淹没了我们的脚步声，我们像在夜色里浮游，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陌生的异族。我们仿佛看见，虫子们在夜露里梳洗身子，吸饮清凉，擦拭翅膀。它们的叫声汇成队伍，有时阵容壮观，有时轻兵减从。

我们走在虫声里，走在人世的夜路上，内心安妥。有虫声的地方，就是清凉太平的人间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长宁河边的土坯房里，土房子有一特点，就是人与虫共居。

到了多数的人胆子小些，只有蝓蚋，大多数的冬，仍然和我们共处一室。在初秋之夜，满屋似乎都是虫声。在梳妆桌下，在床下，在柜子底下，那些蝓蚋们唧唧唧唧，此起彼伏，像层层的草从里，人家的屋檐下，虫声像一道道细光破黑而来，为我们引路。

物间的锄头扁担箩筐间，堂屋的饭桌椅子条几下，那些陶质、铁质、木质的生活器具和农具上，都像生起了一层绒绒的细毛，那凉软的绒毛都是唧唧虫声的余音。

我在外婆的江洲上听过许多回虫声。有时是夏夜，我们在院子里纳凉，蝓蚋们就在院子的篱笆下，叫声密密匝匝，热烈蓬勃，好像篱笆下的虫子们在张灯结彩吹拉弹唱。后来读诗，读到徐志摩的那句“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”，不禁纳闷，夏虫怎么会沉默。外婆篱笆下的夏虫，永远盛世欢腾。

秋冬时节的虫声，最得含蓄婉约风致。虫子们在外婆小小的房间里，唧唧，唧唧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叫着，有的叫像小孩子梦吃，忽然来那么一叫，然后没了下文；有的叫像外

婆在说尘封旧事，说说停停，似乎是欲言又止，似乎又是半已忘记。

有时在半夜，窗外月色朦胧，忽听得清寒迟缓的虫声之后，是江上轮船传来的“呜——”的鸣笛声。轮船的鸣笛声，莽撞，浑浊，嘶哑，仿佛一片黑暗凶悍的波浪席卷过来，将我整个江洲淹没。我们都被按进了这无边无际的鸣笛声里，然后浪花退去，村庄的面孔重新露出来透气——舅舅们的呼噜声壮得像秋天的庄稼，外爷翻身时粗陋木板床想起破碎的吱呀声，蝓蚋在贴了“朱明英”的房门之后平仄仄仄唱起来。我数着一粒粒虫声，像数着一颗粒纽扣。虫声把清贫的乡下之夜扣得面面俱到完完整整。我睡在虫声里，不盼望长大，不盼望繁华，就欲彼时人间安然，彼夜时光清甜。

到凌晨醒来，窗外天色微蓝，室内虫声已歇，江水的潮气伴同芦苇与露水的气息，以晨雾的姿态漫进小小的卧室内，被子和衣服湿了软了，我也凉了软了。我睡在亘古流淌的长江之侧，船声，水声，草木摇曳之声都近在耳畔。彼时懵懂不知，渺小卑微的自己是古老长江的长舌，恰似一只小虫暂时卧睡在松软的土穴里。